

红军的耳目与神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的耳目与神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红军的耳目与神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新源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1.625 印张 240 千字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600

ISBN 7-80023-241-7/K·265

定 价：5.90元

毛主席題詞
通信員你們好

1941年毛主席为通信业务刊物《通信战士》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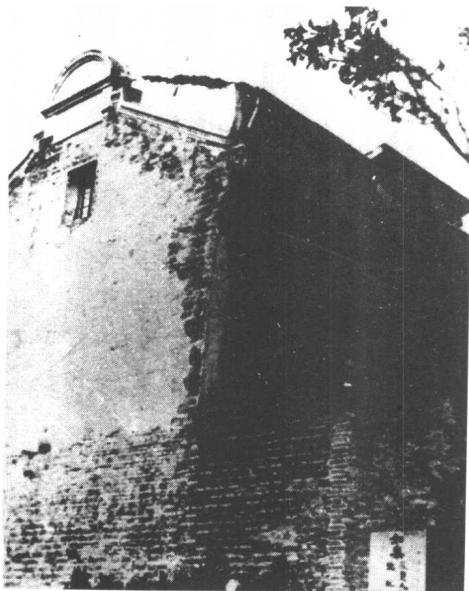
徐向前題

一九九〇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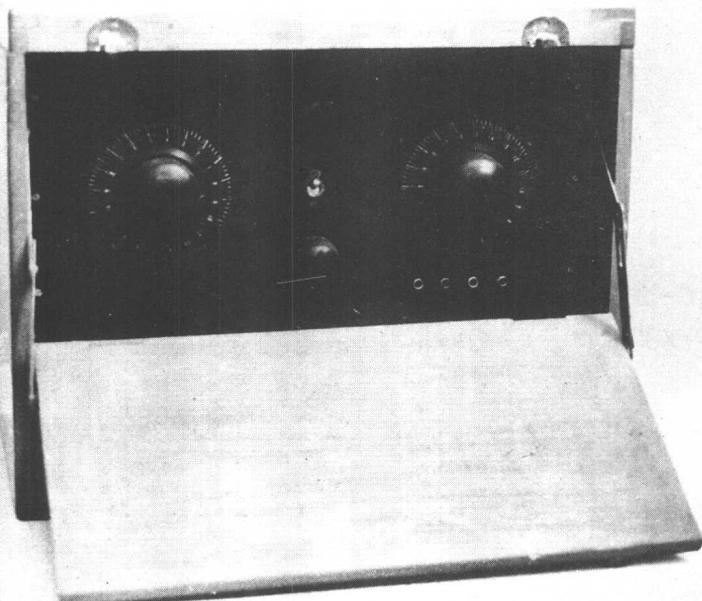
安全可靠
通信联络是保障。
通过胜利的保障，
取得战争的胜利。

通信联络是军队指
挥的根本保障

孙策



1929年7月，党中央在上海赫德路(现常德路)建立第一部地下电台。图为电台旧址。



中央红军使用的第一部电台。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第一任队长
王诤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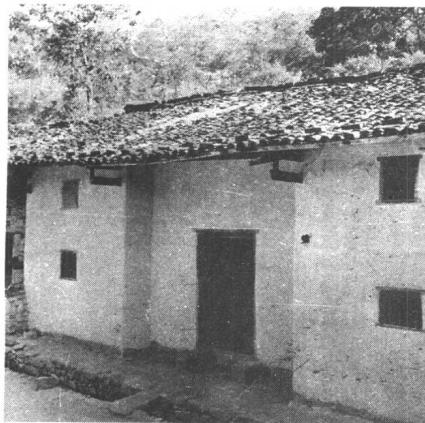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第一任
政委冯文彬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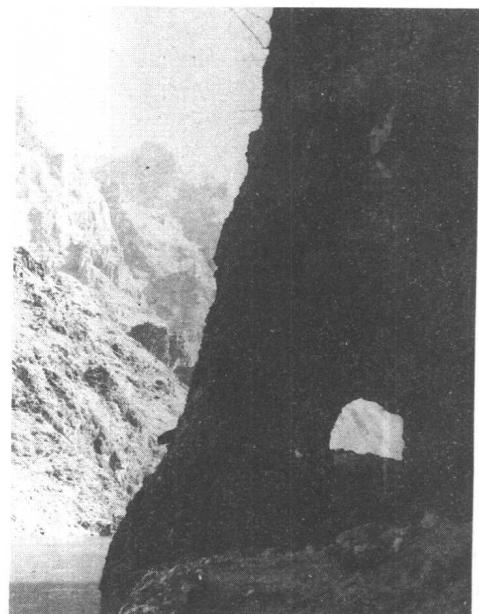
二方面軍無車輛全體電線攝影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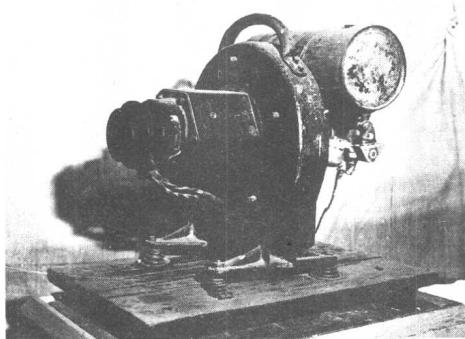
1937年7月5日红二方面军无线电队全体同志到达陕北后合影。
前排左起：李福云、曾纪砚、彭洪志、池龙、贺华胜；二排左起：
阎知非、贺迥仔、彭连祥、龙振彪、江文；后排左起：严成钦、贺书金、
黎东汉、边忠福、孙勇、旷泉吉、周涌。



1931年2月，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在江西东固坳举办第一期训练班的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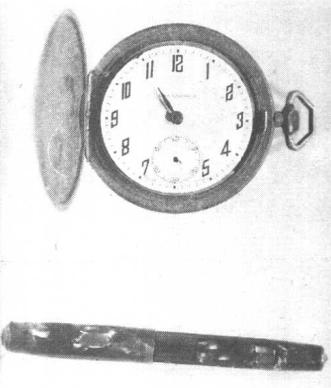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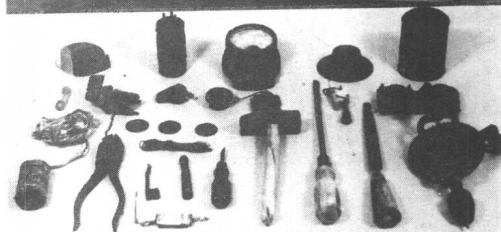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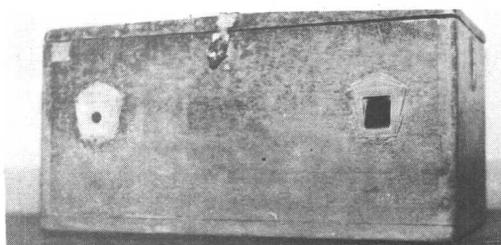


右图金沙江边石洞。1935年5月5日中央军委无线电一分队在此洞架台工作，保障军委指挥各军团顺利渡江。



这部充电机，由钟其汉等同志前仆后继，从瑞金抬到陕北，始终保证了电台工作。

1937年红西路军在红柳园突围时掩埋的电台零件和电台外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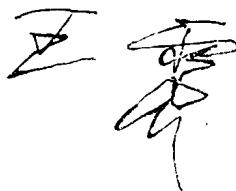


党和红军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通信工作，亲切关怀通信战士。左为1933年中革军委授予王诤同志的二等红星奖章。右下为任弼时同志送给通信人员的钢笔。右上为蔡会文同志送给通信人员的怀表。

序 言

这是一本红军通信老战士的回忆录，从中可看出我党中央创建红军通信事业的战略决策和统筹措施；可看出创建红军通信事业老战士付出的艰辛；可看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通信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讲：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毛主席曾热情赞誉通信兵：“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红军时期的通信战士，文化水平不高，但政治素质很好；科技知识不多，但专业技术娴熟。他们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军战史上很少记下他们的英名，但他们创造的业绩永存。通信兵编辑的这本选集，可以慰藉先烈，激励幸存者，启迪教育青年一代，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为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更加奋发努力。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祥".

目 录

序言	王 震
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	李 强(1)
“地下”无线电波	张沈川(6)
我党早期的“地下”电台	毛齐华(14)
“木匠”的回忆	涂作潮(31)
从半部电台开始	王 谦(51)
我军创建无线电通信的经过及其作用	冯文彬(57)
江南柳	伍云甫(60)
红军通信战士的摇篮	曾 三(68)
电波英雄怀红心	杜 平(73)
在战斗中成长	刘 寅(81)
一个通信战士的回忆	罗若遐(90)
无线电通信纪事	曹丹辉(98)
湘鄂赣苏区建立电台的经过	温 谦(105)
从百色到延安	林 青(108)
破译密电震敌酋	钟夫翔(118)
从宁都起义到西路军	汪名震(122)
跟着中央军委长征	陈士吾(130)
跟随彭总过草地	张 瑞(134)
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	黄 萍(139)
长征路上	吕黎平(145)
在军委通校学习的日子里	李 力(149)

红色司号员	俞炳辉(155)
红色电台长征记	袁以辉(162)
红二方面军通信工作回顾	江文(169)
告别霍姆莱特	龙振彪(188)
——红二、六军团通信工作的记事	
洪湖电波	李文采(207)
我的回忆	严成钦(211)
在电波中战胜敌人	彭富允(222)
难忘的52天	黎东汉(229)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始末	宋侃夫(235)
艰苦创业转战南北，无线通信屡建奇功	王子纲(247)
忆无名英雄蔡威	(256)
回忆鄂豫皖的战斗岁月	耿锡祥(268)
转战途中传捷报	马文波(276)
电台工作二三事	游正刚(284)
架起天线是一家	徐明德(292)
——忆红一、四方面军电台会师前后	
长征路上的通信学校	秦华礼(298)
电波回荡在河西走廊	高峻(304)
从鄂豫皖到陕北	李玉奎(311)
——忆红四方面军的有线电通信	
把红色线路架遍苏区	袁学邦(328)
电波回荡在兴安岭	于保合(339)
陕北红军的无线电通信	李洁達(343)
当好党的耳目	刘克东(348)
——忆在国民党十七路军建立地下电台的情况	

- 在战斗里成长 梁茂成(354)
——回忆陕北通校和电台的发展
- 新生 叶云章(358)
- 横跨欧亚天际 廖 辉(361)
——回忆同共产国际苏联电台联络

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

李 强

我党无线电通信工作是1930年1月诞生的。在此之前，党内上下左右的联系主要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既费时，又不安全，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来回要两个月，很不方便。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党内军内的联系大大加强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建立，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1928年秋，我在中央军委工作，中央军委派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准备建立无线电台。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决定，就学起无线电来。这时张沈川也在学无线电通信技术。共产国际也培养了一些无线电通信人员，我党曾派毛齐华、方仲如等同志去莫斯科学习过。

我学习无线电技术，完全靠自学，没有老师教，因处在白区，环境险恶，只能偷偷地学。参加革命前，我在大学学习了两年，没有毕业。在大学里，我是学修铁路、建桥梁的。好在学校里，我的各门基础课学得比较扎实，数、理、化的成绩都比较好。中学里的自然科学都用英文课本，加上在大学里全用英文课

① 《关于十年内战》

本，所以接受学习制造无线电的任务后，就到街上买美国大学用的有关教科书，进行有系统的自学。因为基础好，学起来并不困难。除了在理论上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秘密地到上海无线电厂偷着学习。在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发报机，但因厂子管得很严，我不能进他们厂子去学，便把他们的产品搞出来，一面解剖，一面学习。当时的上海，比较复杂，什么人都有，卖什么东西的都有，一般的零件比较好买。但是发报机的重要零件在街上是买不到的。可是到了外国人的洋行里，就能搞到，只要先付定金，规定好型号，约三个月到货。记得当时最难做的是用紫铜管绕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另外，我有一个朋友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制作零件（有的零件制作不了，就买），一边组装。用了半年时间，第一批收发报机装成了，这时是1929年春末。此后，我还找到大华公司的一位职员，我们两个在大华公司工厂里的人帮助下做零件，并对外做起买卖来了。从小路来的零件，做成发报机卖到轮船公司的船上，给工作带来不少方便。在此之前我党还没有电台。1929年夏天，张沈川从国民党第六军用电台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了。我就装了套电台给他，先从抄收国际新闻和气象预报开始练习，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电台相互通报作为练习。

1929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我去香港建立电台。

为了在香港建电台，我先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我一人去的，目的是看地方，选房子，尽量选一个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工作的地点。结果选了离海边不远的弥敦道的一所房子，这是老式的中国式的四层楼，房子很窄，也很古怪，仅前后两间有窗户，中间住的两间没有窗户。我选中了第四层，把整个第四层都租下来了（一共有4间），因要建电台，从工作和安全考虑，不租一层是不行的。找到房子后，组织上又在当地找了一位朝鲜同志当报务员。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后来张沈川已在上

海教了不少懂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学生，我们就有力量往香港派人了。我把房子租好，并从广东派了会说当地话的卢彪夫妇住下作掩护，便回上海了。

到了年底，我第二次去香港，一起去的有报务员黄尚英。我们是携带着电台和密码坐船从上海到香港去的。上船之前，我买了两只大铁皮箱子（TRUNK）。这种箱子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不过从外面看很笨重，里面能装很多东西，立起来放，象大衣柜，打开以后，一边挂衣服，一边放其他东西。当时，我把收发报机放在铁皮箱里，运上船，为了掩护身份，也是工作需要，我穿得很阔气，坐在头等仓，象个很有地位的人物。到香港后，我们从船上刚下来，英国警察（是华人）就要来检查，其实他们也不是要认真检查，我早已知道窍门。他们走过来了，就给他们4块钱，每只箱子两块。他们拿到钱，看都不看就用粉笔在箱子上划了一个记号，点点头就走开了。

我们到香港后，把密码交给了王梦兰，是王梦兰自己译报，还是由她再交给别人译，我们就不大清楚了。我们把电台安装好以后，按照预先约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先收听上海党中央的声音。双方都听到对方的声音以后，就开始通报了。正式通报的时间，大约是1930年1月，香港台是黄尚英，上海台是张沈川。

上海党中央与香港南方局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开创了我党通信工作的新局面。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冲破了重重困难险阻，在我们党内首先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是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上海与香港正式通报以后，我就回上海了。我在香港除建立电台以外，还做了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从香港带两部电台回上海。这两部电台是广西的俞作柏买的，是英国制造的马可尼电台。这种电台，手摇发电，功率10瓦，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俞作柏买好后放在一家英国洋行里，让我去取，这是要担不小风险的，因